

雙橋隨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總校官進士

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

臣葉

炎

謄錄監生

臣周

丕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十一

鳳縣知縣周召撰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
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名教所取何必輒
引以為喻耶陳筭帷弱質也人引老莊以為喻猶然不
滿况鬚眉如戟者四子五經置之不問而日與方外之
流說無生話商出世事何其謬乎昔人遺人以巾幘謂

其不異婦人耳而不知婦人中固有尊經典而崇名教
識見卓卓如是者而我冠博帶之士所見乃出於其下
真不可解也

楊炯詩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大凡多事之世兇螫
跋扈氣壓儒冠遂使人有投筆之嘆敢云挽一石弓不
如識一丁字耶吾衢士子當呼天搶地時喪氣極矣而
猶賴制臺李公多方培植之力今夏歲試既嚴冒籍之
禁而新生之進謁者至於命坐賜茶從容款語夫督府

至尊嚴也碧油幢下有若天帝雲君豈容望見而公之
優禮士人破格如是擢甲之衆詫以為榮至有遇子衿
而讓道以馳者古之大臣擁麾出鎮多事威稜求如公
者指難多屈盖兵戈擾攘中鄒魯欲衰之緒藉以維持
於不墜其有裨於斯文者非淺鮮矣

明三原王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止騎驟
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兩人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
張鳳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家教如此又

河南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媿之也

需者事之賊也羅景倫云大凡舉事經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又管仲規桓公云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余性最喜勤敏常慮兒輩以遲緩廢

務令書此語於座以代佩弦

江山賊擄一婦入營欲犯之不屈死焉留七言絕六首
於壁賊破後有見而錄之者僅存其半詩云欲將脆骨
抵狂瀾禍到全身死不難寸縷芳魂何所寄一輪秋月
照孤巒拌命非無骨肉恩妾身寧肯苟污存誰憐薄命
存家信含淚難禁帶刃吞擡頭猶見燕成窩怨妾無家
可若何一死身輕誰為殯好將白骨葬清波婦常山人
也當此白刃如霜人人茅靡之際而從容就義出於婦

人雖寥寥數語衝口而出堪與日月爭光矣又一女未
笄為賊所驅自投於井而死亦常山人一邑二事可謂
競爽惜無從稽其氏族俾採風者並旌其閭以慰重泉
之意耳雖然亂離以來賊衆狂逞一時貞媛烈士殞命
於瀾翻鼎沸之中者不知凡幾又豈獨一二人湮沒不
傳也哉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
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盖

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只有使
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
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
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
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
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
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讀此簡仰見先生愛人以德
之心真懇若是後生小子能時時讀之味之其裨於身

心不小也

屠緯真在京與人書有云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反
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
柳老翁挈魚提瓮出柴門絕勝長安騎馬衝泥也又云
每當馬上千騎颯沓掘堞紛紜僕自逍遙仰視雲空寄
興寥廓踟躕少選而詩成矣又云足下任清淮渡口烟
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侘傺殊不
自得何也數言寫景不啻書中有畫但蕭颯之意殊不

是戴紗帽人語先生雖溷跡軟紅塵內而興味清虛有雲中白鶴之致味其言真熱鬧場中一帖清涼散也

王陽明少時有童子師督令習走負兩磚於髀間令行十步久之能勝又各益一磚足背皆腫不令得息腫平痛止去磚而行往來如飛此即陶士行朝夕運甕之意而此師亦非尋常學究也心知陽明之不凡而慮其筋骨脆弱不堪勞瘁使之習焉而無所畏雖經百折而氣不衰矣圯上老人之於張子房亦然一在斂其鋒稜一

在堅其骨力同一意見也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授徒崑山從之學者三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必欲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為善教明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孝為作弔

王翰林文子稔字叔豐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
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
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及卒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人謂
之王文節不但有子且有孫凡人家門可表又不在科
名勢位之際也

霍光欲以女妻雋不疑不疑固辭不肖當久之病免又
欲以女妻劉德德亦固辭慮其盛滿後免為庶人屏居
田間當光為大將軍時禍福之權在其掌握氣燄所薰

何止炙手一時倚氷附火之輩須其盼睠方且奔走營謀惟恐不得況一旦妻之以女為門中嬌客乎兩公乃於炎炎方熾時避而遠之雖遭屏棄而不悔其高識遠見何如也范明友誤墜錦繡囊中遂與其禍人生世上盈虛消息之理蓋可忽乎哉

趙閱道先生諡清獻趙挺之亦諡清獻氏族大全因兩公姓諡之同遂誤以趙明誠為閱道子而曰公二子夙明誠不知明誠蓋挺之子也又云李易安趙抃之子明

誠妻也其舛誤至此凡紀載之書如此類者不少不可不知又憶曾於某書中見有分別兩公混傳之故者似以挺之之獻為憲恨老人善忘而羣書又散失無可考聊記於此以竢好古者正之明誠夫婦前後金石錄序甚佳

程伊川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

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圖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除則又鑿池必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